

文字與圖像——

漢〈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墨拓本〉解讀

■ 陳建志

同樣的文字可能來自不同的圖像；即使圖像相同，也可能因為判讀的基準或方法或能力不同而產生相異的文字。漢〈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墨拓本〉（圖1，以下簡稱〈院藏本〉）隱藏著什麼樣的訊息？以下一同探尋品味。



圖1 漢 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墨拓本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院藏本〉的基本資料

〈院藏本〉是「筆墨見真章——故宮書法導賞」（2021年4月3日～2021年7月15日）例行展展件之一，目前正在本院正館204陳列室中展出。根據本院「數位典藏知識庫整合型系統」所載資料顯示，原收藏者為丁念先（1906-1969）先生，民國六十七年（1978）購入典藏，文物統一編號為購拓000006。本幅縱79.5公分，橫96公分，然細觀原作可知係由三張拓片所組成，並非一開始就是今日所看到的經過裝裱後的面貌。大小尺寸由右至左依序為79.5×40.7公分、79.5×41公分、48×14.3公分，釋文分作「府門之卒」（篆書）、「漢故樂安太守廉君彙塚長」（篆書）和「乾隆甲寅阮元移置」（隸書）。除了左下邊綾處鈐有「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一印之外，作品上方並沒有任何題跋款識或收傳印記。這看似毫不相干的三張拓片為何會被裝裱在一起，並當成一件作品看待？來歷、背景為何？首先就品名的部分探討。

〈院藏本〉的品名

〈院藏本〉品名的依據或由來，過去未見說明。查元人楊奐（1186-1255）曰：「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廉君彙塚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文中清楚交代了陵寢的時代、位置、四周的地理景觀、石獸及石人的數量、文字的書體和釋文。¹由於楊奐所見石人身上的篆刻文字與〈院藏本〉前兩張拓片釋文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雷同，例如「府君之某」與〈院藏本〉中的「府門之卒」相同者有二，「漢樂安太守廉君彙塚」與「漢故樂安太守廉君亭長」相同者有六，推測〈院藏本〉



圖2 翁方綱像 取自葉衍蘭、葉恭綽編，《清代學者象傳·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191。

與楊奐所見漢石人像有關，也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段記載。

入清之後，石人載體上的文字引起了一群金石學家的興趣和關注。（表一）有些純粹是紀錄性質，有些則是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字義隨之清晰明朗之外，也逐漸延伸到書法藝術的品評和賞析之上。例如，翁方綱（1733-1818，圖2）稱其「筆法整勁，漢篆之最工者。」²方朔（1817？或1820？～約1872）則是道出其對後世的影響，曰：「魏之公卿上尊號奏（圖3）、

表一 〈院藏本〉相關著錄及品名整理

作者整理製表

	朝代	作者 / 編者	著錄 / 文章	品名	圖像
1	元	楊奐	東遊記	無	無
2	明	陸錢	山東通志（嘉靖）	漢魯諸王墓	無
3	清	徐乾學	讀禮通考	石人	無
4	清	陳夢雷	職方典	漢魯諸王墓	無
5	清	吳玉搢	金石存	漢廙君碑額、石人胸前殘字	無
6	清	褚峻摹，牛運震說	金石圖	右魯王墓石人題刻	有
7	清	錢大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石人胸前題字	無
8	清	翁方綱	兩漢金石記	魯王墓石人刻字	無
9	清	阮元	小滄浪筆談	魯王墓二石人題字	無
10	清	阮元	山左金石志	魯王墓二石人題字	無
11	清	洪頤煊	平津讀碑記	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	無
12	清	方朔	枕經堂金石題跋	漢魯王墓前石人題字二種跋	無
13	民國	宮衍興	濟寧全漢碑	漢石人銘	有
14	民國	周持	中國書法全集八	漢石人題字	有
15	民國	馬子雲、施安昌	碑帖鑑定	魯共王墓石人胸前題字	無
16	民國	李零	翁仲考	東漢樂安太守廙君墓前的石翁仲	有
17	民國	呂名軍	漢碑全集六	魯共王墓石人胸前題字	有
18	民國	萬良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一	廙君亭長題字	有
19	民國	李檣、李天擇	濟寧漢碑考釋	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	有



圖3 魏 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墨拓本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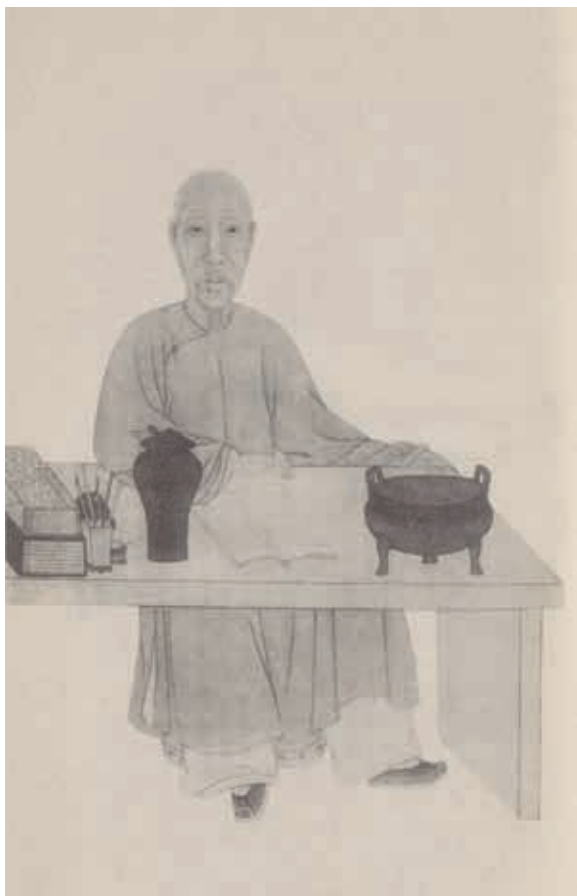


圖4 阮元像 取自葉衍蘭、葉恭綽編，《清代學者象傳·上》，頁249。

受禪表、廬江太守范氏碑，諸碑額字方正厚重，皆近而倣效其體也。」³ 值得注意的是，清人著錄中與〈院藏本〉品名之來歷相關者可以分成兩類，一派沿襲了楊奐「胸臆間篆刻不可盡識」的說法，強調文字的位置在石人胸前，如吳玉搢（1698-1773）、錢大昕（1728-1804）、洪頤煊（1765-1837）等。另一派則不予以標示，如牛運震（1706-1758）、翁方綱、阮元（1764-1849，圖4）、方朔等。分歧的原因，主要在於兩尊漢石人圖像的出現。牛運震著錄曰：「右魯王墓石人題刻。……胸刻漢故樂安太守庶君□十字。」⁴ 書中另繪製有兩尊人像，而這也是

石人形貌第一次出現在文獻史料之中。（圖5，以下簡稱〈牛運震本〉）不久，翁方綱入手石人全拓本，除了指出〈牛運震本〉為摹本及與全拓本圖像之差異外，並說明文字在「腰間」，曰：「牛氏云，一人介而執戈。然今以全拓本審其位置，則腰間府門之卒四字，乃正當其中，而執之戈微偏左耳。牛氏摹本以四字偏右，非也。」⁵

阮元在奉旨出任山東學政後見到了石人，發現其中一尊已斷裂，若不處置將遭毀壞，遂於隔年春天遣人用牛車從魯恭王墓前徙至孔廟豐相圃，⁶ 曰：「無年月，篆書，舊在曲阜縣城



圖5 牛運震本 取自褚峻摹，牛運震說，《金石圖》，頁538。

外，今移城內甕相園。……右二石人，一人介而執爰，高六尺八寸，腰圍七尺餘，腹間刻篆書一行，曰府門之卒，字徑五寸。一人冕而拱手立，頷下有痕如滴淚，高七尺一寸，腰圍五尺四寸，胸間刻篆書二行，曰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字徑四寸餘。鄉在縣東南張屈莊魯恭王墓前，年久傾側，其一已斷，敲火礪角，不護將毀。元於甲寅（1794）春飭教授顏崇榘、縣尉馮策以牛車接軸，徙置今所。」⁷由此可知，〈院藏本〉第三則「乾隆甲寅阮元移置」拓片上的隸書刻字，應該就是阮元當時移置石人的一個紀錄。朱沅（1771-1813）和顏崇榘（活動於 1770-1795）更分別寫下〈移曲阜漢石人歌〉一首，交代了石人的來歷和移置始末。⁸可以想見的是，若非阮元，這兩尊石人或將漫滅於荒陂野草之間，時年僅三十一。

顯然，〈院藏本〉品名之訂定屬於楊奐一派，但要如何證明？畢竟〈院藏本〉並非全拓本，也無法排除翁方綱或阮元說法的可能性。按常理來說，阮元實際看過石人，一在腹間，

一在胸間的說法應當最具可信力，但也讓整件事情變得複雜。再者，楊奐文中記載「石人三人」，但釋文僅見兩則。這是否意味著楊奐隨機取其中兩尊辨識？又或者是因為第三尊字面損泐模糊，故未做紀錄？還是本來就不存在文字？更令人納悶的是，〈院藏本〉兩件篆書拓片入清後多被當作一對（組）看待，裝裱在一起的理由尚可理解，但和阮元隸書拼組在一起是否有名實不符之嫌？原蹟在哪？這些疑問，透過文獻的整理，乃至現代學者專家研究和網絡信息與資源的共享，逐一獲得確認釐清。

〈院藏本〉的釋文

對於〈院藏本〉品名的來歷有了一定的認識之後，以下將目光轉移到釋文之上。楊奐之後，明人陸釳（1495-1534）《山東通志》載曰：「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有曰漢樂安太守廉君彙塚者，有曰府門某者，餘剝落不可識。」⁹而徐乾學（1631-1694）的《讀禮通考》，似乎是在《山東通志》的基礎上，將「廉」改為「庶」，「塚」改為「冢」，曰：「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有曰漢樂安太守庶君彙冢者，有曰府門之卒者，餘剝落不可識。」¹⁰陳夢雷（1650-1741）又將「彙冢」改為「彙塚」，曰：「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有曰漢樂安太守庶君彙塚者，有曰府門之卒者，餘剝落不可偏識。」¹¹吳玉搢之後對於文字的形、音、義，有了更深一層的闡釋。第一次他看到的是〈漢庶君碑額〉的拓本，曰：「右漢庶君碑額題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十篆字，為二行，亭下一字不可識。……初錢唐金壽門示予此拓本，釋作麋君。細按石文鹿下從火，蓋庶字也。攷姓氏書，無庶姓。然韓勅碑有庶次公、庶季公，碑側題名有庶恢，字元世。今此碑額在曲阜野中，是魯地，故有庶氏，

而姓氏書失載也。麋音庖，周有麋玉，為秦將，漢有麋宣。又按鄭蓋哇云，……胸臆間篆刻曰漢樂安太守麋君，則麋姓出魯恭王之後，而予以此刻為碑額者，亦非也。」第二次看到了〈石人胸前殘字〉，曰：「右石人胸前殘字，在曲阜，不知何人墓前翁仲也。其文曰，府門之，之下殘缺無存。篆法敦古，亦秦漢間物也。」¹²之後，牛運震在釋文以外還記錄了石人的身形特徵和文字大小，曰：「一石人介而執戈，高五尺，腰圍七尺，自腰以下陷土中不可見。刻曰府門之□，字徑四寸。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領下裂，文如滴淚痕，高五尺五寸，腰圍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麋君□十字，字徑三寸。」¹³

儘管「府門之卒」的「卒」字已經徐乾學辨識，但似乎未被看到或接受。而吳玉搢提出「漢故樂安太守麋君亭□」應為二行十字的說法，多了「故」字；他還舉出〈禮器碑〉中所載麋次公、麋季公（圖6）、麋恢三人為例，說明「麋」字從鹿從火，過去釋作「廉」或「麋」並不正確。過程中吳玉搢並未看過石人，也不知道兩尊石人之間的關係，而是透過友人金農（1687-1763）媒介而來的拓本進行文字校定，因而誤判上方篆字來自碑額，後來聽聞鄭元慶（1660-1730?）之言才修正前說。

翁方綱同樣是透過拓本審訂，一式兩件，而且一入手便很快地辨識出字形和字義，曰：「予初得二拓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其一云，漢故樂安太守麋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而又拓得一本，則并其弁首眉目皆拓出之。牛氏雖云自腰以下陷土中不可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其下尚有字也。」¹⁴兩則十三世紀以來難以辨清的篆書刻字，至此有了完整可靠的說法，後來阮元、洪頤煊釋文亦是如此。¹⁵



圖6 漢 禮器碑墨拓本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民國以後，羅振玉（1866-1940）路經豐相園時看到了石人，曰：「至豐相園觀二石人，一題府門之卒者尚植立完好，其題樂安太守麋府君亭長者則已斷折，橫臥菜園中，為之摩娑



圖7 柳風堂本 取自何應輝主編，《中國書法全集·8·秦漢刻石一》，北京：榮寶齋，1993，頁157。



圖8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本 取自萬良主編，《山東石刻分類全集·卷壹·秦漢碑刻》，青島：青島出版社，2013，頁19。

太息。」¹⁶ 近人李零曰：「這是墓前翁仲。左石人以亭長名，例同上鄜食其廟石人。漢代除稱鄉亭之長為亭長，亦稱太守衙署的門亭之長為亭長，此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是太守門亭之長。右石人，漢人以府君稱太守，此府君之卒，也是指太守的守門之卒。」¹⁷ 然而，回顧清人考究，以及本院亦或是表一所舉各種民國以降的出版物大都採用翁方綱版本的釋文來看，羅振玉和李零的說法，只能視作誤判、誤記。

〈院藏本〉的圖像

除了〈牛運震本〉為摹本之外，傳世與〈院藏本〉相關的拓本概可分成全拓本和刻字本兩類。（表二）全拓本有二，一為柳風堂舊藏（圖7，以下簡稱〈柳風堂本〉），一為《山東石刻分類全集》所刊載。（圖8，以下簡稱〈山

東石刻分類全集本〉）圖7和圖8篆文大同小異，且均在石人腰間或稱腹間以下，但石人像的風格面貌，例如冠帽、五官、拱手的姿勢、衣紋的紋路俱不相同。另外還有一種和〈院藏本〉一樣僅存文字的刻字本，一為《濟寧全漢碑》所刊載（圖9，以下簡稱〈濟寧全漢碑本〉），一為《漢碑全集》所刊載。（圖10，以下簡稱〈漢碑全集本〉）從文字的線條和石花的分布來看，〈院藏本〉和〈濟寧全漢碑本〉相近，而〈漢碑全集本〉中「府門之卒」的「府」字，偏旁「人」不知何因線條已遭剝蝕成一粗線條，且「卒」以及「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拓片上的「太」、「長」並不完整且難以辨識，似是來自不同載體。

那麼，本文核心所指，經阮元移置，又經羅振玉所見已遭斷折的兩尊石人是否尚存於世

表二 各式各樣的「漢魯王墓石人刻字」

作者整理製表













類型	版本	府門之卒	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	收藏地	著錄 / 圖錄
摹本	牛運震本				金石圖
全拓本	柳風堂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 (柳風堂舊藏)、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中國書法全集、 濟寧漢碑考釋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本	 (pink arrow points to top, blue arrow points to bottom)		不詳	山東石刻分類全集
刻字本	院藏本	 (pink arrow points to top, blue arrow points to bottom)		國立故宮博物院	
	濟寧全漢碑本	 (pink arrow points to top, blue arrow points to bottom)		不詳	濟寧全漢碑
	漢碑全集本	 (pink arrow points to top, blue arrow points to bottom)		山東省曲阜市 文管會	漢碑全集



圖9 濟寧全漢碑本 取自宮衍興，《濟寧全漢碑》，頁163-164。



圖10 漢碑全集本 取自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六》，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頁2130。



圖11 漢石人像 取自宮衍興，《濟寧全漢碑》，頁162。



圖12 漢石人亭全景照與阮元題字照 曲阜市漢魏碑刻陳列館 孔凡敬攝



圖13 魯王墓前石翁仲 取自李零，《入山與出墓》，頁61。

呢？石人照片最早出現於宮衍興研究當中，據說左石人高 254 公分，右石人高 220 公分，民國四十二年（1953）由鬻相圃被移至孔廟聖時門院內。（圖 11）除了建「漢石人亭」保護之外，斷者亦予以修護。¹⁸民國八十七年（1998），漢石人亭同兩尊石人再度被移至今日的漢魏碑刻陳列館中。¹⁹透過網路該景點之介紹，²⁰獲知阮元隸書題字原在「府門之辛」石人背後，「乾

隆甲寅阮元移置」的出處終獲解答。（圖 12）由於漢魏碑刻陳列館內的石人面貌明顯與〈柳風堂本〉不同，綜合上述研究和圖像特徵研判，今日漢石人亭內的兩尊石人便是〈院藏本〉的本尊。有趣的是，李零發現了另外一組和漢石人亭內石人非常相像的墓前翁仲，高約 200 公分，今在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內。（圖 13）四尊石人形象相似、出土位置相近（李零，〈翁仲考〉，頁 60-61），最大的差異在於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的石人身上不見刻字，楊奐所謂「石人三人」的說法存疑待考。

小結

〈院藏本〉漢篆刻字的出現，對清代的金石學家來說簡直如獲至寶。唯其文字艱澀難懂，黑白配單調的視覺感受不甚討喜，又與國人生活脫節，長久以來被冷落在庫房一角。本文從品名、釋文、圖像入手，首先指出〈院藏本〉

品名並不完全正確，可以參考清人之說改為漢《魯王墓石人刻字墨拓本》。其二，〈院藏本〉的字形字義，翁方綱時已全部釋出，今日釋文應無疑義。其三，〈院藏本〉為一刻字本，圖像特徵與〈牛運震本〉、〈柳風堂本〉、〈漢碑全集本〉不同，和全拓本的〈山東石刻分類全集本〉、刻字本的〈濟寧全漢碑本〉相近，

研判同樣源自漢魏碑刻陳列館漢石人亭內的兩尊石人載體。其四，〈院藏本〉阮元的隸書題字應當作附件獨立看待，將來若有機會揭裱，可和〈柳風堂本〉一樣與「府門之卒」裝裱在一起，並揭示相對關係位置，將更有助於觀者認識了解。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元)楊奐，《山東省》，收入勞亦安編，《古今遊記叢鈔》（臺北：中華書局，1961），冊1，卷4，〈東遊記〉，頁11。此類石人一般稱作「翁仲」，用作儀衛，又有「墓前翁仲」之分，詳見李零，〈翁仲考〉，《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41-69。
2. (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乾隆五十四年北平翁方綱南昌使院刻本影印），冊892，卷7，〈魯王墓石人刻字〉，頁366-367。
3. (清)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收入《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輯2冊19，卷3，〈漢魯王墓前石人題字二種跋〉，頁14272。
4. (清)褚峻摹，牛運震說，《金石圖》，收入《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6），輯4冊10，頁538。
5. (清)翁方綱，〈魯王墓石人刻字〉，頁367。
6. 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3），頁56。
7. (清)阮元，《山左金石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年阮氏小琅嬛傳館刻本影印），冊909，卷8，〈魯王墓二石人題字〉，頁488-489。
8. (清)阮元，《小滄浪筆談》，收入《筆記三編》（臺北：廣文書局，1970），卷3，頁31-32。
9. (明)陸鉞，《漢魯諸王墓》，收入倉修良、高國祥主編《中國華東文獻叢書》（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據嘉靖十二年抄本影印），輯1，《華東稀見方志文獻》，卷45，《山東通志》（嘉靖），卷19，頁297。
10. (清)徐乾學，《讀禮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114，卷99，〈石人〉，頁383。
11. (清)陳夢雷，《職方典》，收入《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6），冊11，卷240，〈兗州府部彙考三十二·兗州府古蹟考二陵墓附·府志〉，頁1047。
12. (清)吳玉搢，《金石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冊49，卷3，〈漢熹君碑額〉、〈石人胸前殘字〉，頁595-596。
13. (清)褚峻摹，牛運震說，《金石圖》，頁538。錢大昕釋文從其說，詳見(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年刻本影印），冊891，卷1，〈石人胸前題字〉，頁410。
14. (清)翁方綱，〈魯王墓石人刻字〉，頁366-367。
15. (清)阮元，〈魯王墓二石人題字〉，《山左金石志》，卷8，頁488-489；(清)洪頤煊，《平津讀碑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浙江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影印），冊905，卷1，〈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頁14。
16. (清)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冊218，頁167。
17. 李零，〈翁仲考〉，頁60-61。
18. 宮衍興，《濟寧全漢碑》（濟南：齊魯書社，1990），頁162。
19. 李翠撰文，孔勇攝影，〈孔廟之漢石人亭〉，《走向世界》，2014年49期，頁93。
20. 《熹君東漢石人》，《魯城——曲阜微博》https://weibo.com/6198802924/JEeUUq7Wf?type=repost#_rnd1621220932908（檢索日期：2021年5月22日）。

鑑古

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 Appraisal of the Past

The Imperial Bronze Collection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2020.12.1 開展/Opening Date
陳列室/Gallery 3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